

□ 刘燕成

志愿树

祖母说,这棵树叫志愿树。恰巧是大伯随中国人民志愿军跨过鸭绿江那天,堂公栽下的。那天是1950年10月19日。堂公栽这棵树时,每培上一瓢土,就骂一句:打倒美帝国主义!后来,村里人就管这棵树叫志愿树。

反正,到我知道这棵树叫志愿树时,树的叶子茂密得把天都盖住了,枝干粗壮,厚黑的树皮,紧紧地裹着这棵树,显得树特别壮实。我们玩捉迷藏的游戏时,我就特别喜欢钻进这棵树的树洞里,无论对方如何叫喊,我都闷不作声,把身体紧紧地贴在树心。老半天,见得对方仍寻不到自己,便探出半个脑袋,大喊一声:在这!缩回头,让对方继续寻找。这是我儿时玩得最多也最得意的游戏。



其实,祖母最讨厌我们到树洞里玩。她说,这是一棵生命树。它承载了一个人的生命。有时候祖母又说,它还承载了一个国家的生命。有星星的夜晚,我们坐在树脚歇凉,望见密叶上面,碎落下无数星光,便觉得,

□ 陈绍新

乡村四月



山阶上,流泉上,落红醒目。一种辉煌后的壮美,自然可观。我知道,除了林黛玉,是不会有谁来葬花凭吊的,但我还是有些许惆怅。四季循环,春天是留不住的。就像人的青春年华,虽然是生命最灿烂的一章,你才体味其中的美好,时间就悄然把它置换了。只留下一串记忆,供你怀念。

风景别致的乡野,到处是人的游踪。山地格调也不同凡响,远近峰峦,或突兀若剑,直指云端;或层层叠叠,如诗如词,韵味盎然。秀色共落瀑相得益彰,端的一幅八大山人水墨。最妙,是清朝和傍晚,白云降下来缠那峰腰,玉带似的。而终年站在山间的古树名木,在那云雾的包装下,就像穿着人时,气度不凡的女子,亭亭玉立在那里凝目看你。那模样,那神态,不由你不心动的。

花开鸟语,流泉琤琮,阳光喧哗……一切都是夏的序曲。浪漫的温馨,如同把簪篴换成竖琴,欣赏、哑摸、体悟,渐渐的感觉便濡染了暖意。燕子归来,山里人家燕子的问候,声声入耳。那呢喃叫人心地旷达,也予人一份祥瑞。

阳光细雨演绎的世界,景致亦真亦幻。此时,哑摸古人“自由飞花轻似梦,无边丝雨细如愁”的诗句,心湖一瞬间便皱起涟漪。花开花落,本是春归寻常事,若读者有了心事,那感受自又不同矣。而我喜欢坐在古榕树下,放牧灵思,想一个遥远的人,抑或一段遥远旧事。仿佛时光倒流,一个情窦初开的少女,就站在我面前,笑意含羞地读着我。那是故乡的四月,我和她演绎的一段故事。那时我们都很年轻,初恋,让我们感觉那么新鲜、那么神秘。或并肩溪畔流泉,赏花读树,或捧读泰戈尔的诗集,让青春的诗句点燃爱的激情。有时我们也讨论某本书,某件事,或激烈争论,或软语商量。时光流逝,我们没有终成眷属。可我年少的

□ 杨秀学

岳父

“很久以后,当你远离了江湖,江湖还依然有你的传说”。

岳父应该是这样的一个人。在他生活、工作的地方,方圆百里,他是个家喻户晓的人。许多年前,我公务到太拥、南哨一带乡村,每当提到他的名字,见过的或不见过的,无不肃然起敬。

在牛年来临前夕,年逾八旬岳父驾鹤西去,而他的一生,以其卓然的品格和言行,立于乡人的口碑之中。

岳父姓向,名南泽,自幼家贫,没读过多少书。然而,一辈子生活在乡间的岳父,崇尚中华传统文化,敬仰和依循古圣贤修身齐家之道,每每以之要求自己和家人。我刚结婚那几年,携妻子女儿到岳父家过年或拜年,每餐饭都是席设神龛下,八仙桌周正地在堂屋中央摆开,然后次递上菜开席,端杯伊始,他都要作“开席致辞”,先是祝福家人平安好运,尔后训诲儿孙做人处世的道理,再将杯子微微倾斜往地下倒下些许米酒,然后开怀畅饮。他很健谈,记忆力超群,席间畅谈,几乎是他一个人包场。尽管他读书不多,但谈资丰富,天文地理古今中外,侃侃而谈。“自从盘古开天地、三皇五帝到如今……”他借用古

话盛赞国家取消几千年的皇粮国税。增广贤文,也是他运用娴熟的家风教材:“三穷三富未到老,十磨九难才登头”,警示大家要循天机、走正道……一餐年饭下来,一家人既饱餐了丰盛的珍馐佳酿,又享受了精彩的精神食粮。堂屋的客厅右侧,挂有八条条幅,分别是“忠、孝、仁、义、礼、智、信”八个大字,下方有小学注释,家风和睦则社会源流清,国则欣欣向荣。

改革开放之初,岳父捕捉到了时代的商机,率先在镇上搞起小百货生意,一路风生水起,先是发了一些小财,成为了当地为数不多的“万元户”。有了一定的经济实力,岳父开始实施他的理想:带动乡邻百姓脱贫致富。赊销,就是岳父当时辐射、带动乡邻做生意、增加经济收入的方式。在他的带动下,不少乡亲走上了脱贫致富之路。当中也有个别不诚信不记情的人,除去岳父大笔货物,做生意发财致富起了新房子,却不谈还账的事,也有的人因遇到天灾人祸无力偿还,但岳父不提不催,好心人提醒他,他常常是一笑付之,有时干脆装糊涂。

某年冬天,一位村民挑一大挑木

那场景特别的温暖和温馨。其实,六岁的我们,根本就不懂,什么是生命。

也不知道为什么,那年我无缘无故染上一场特别奇怪的病,发病之前,什么征兆都没有。我百无聊赖坐在晒谷场里晒太阳,对面的山崖上就是那棵志愿树,春天的暖风吹打着刚刚换新的树叶,从更远的南方飞来的燕群绕着树梢飞舞,树上最高的那片枝叶,一只鹰正俯瞰村庄。我打算站起来去找小伙伴玩游戏,努力地试了几次,双腿无力。又再努力试了几次,觉得左腿莫名地生疼。父亲最后把我背到乡场上的卫生院,医生量了量生疼的左腿,又量了量右腿,说,是自动脱臼了。

我们出门和归屋,都得路过志愿树脚。父亲背我走过志愿树下时,我听见春风吹过树梢的声音,像婴儿的哭泣,特别肆无忌惮。我感到莫名地恐惧。但躺在父亲宽大的背脊,我感到并不特别害怕。志愿树在春天,会换掉所有的旧叶,且不断地冒出新枝,因而数十年来,新枝变旧枝,一棵树,硬是长成了一片林的样子。其实,我们根本就不知道一棵树的内心,但小小的我,知道树的不易,它坚韧,它顽强,它不惧风

雨,它一年复一年地坚强生活着。我在奇怪的病痛中,就想着,自己要活像一棵树。

许多年后,据说,堂公见到从异国他乡回到村庄的大伯,抱头痛哭。那时,志愿树已长成成人拳头般粗大,堂公对大伯说:“我想着,你要是回不来了,这棵树,就成了你。”反正,我不知道堂公这话音,到底过去了多久,我真正认识和读懂大伯,是我上学之后的事儿。

那时候,大伯已在村里当了三十余年村支书。看上去,志愿树已是一棵苍苍老树,就像大伯,满脸白胡茬,在我的认知里,那样的人已是一个老人。我那时候就开始学会了对父亲嚷:十年树木,百年育人,一棵数十余年的树,能不老么。待到许多年过后,我如梦初醒,有些事儿,有些光阴,它是永远都不会老的。一如大伯在异国他乡的战场上那些细如鸡毛的故事,至今,仍有人传说。

人们都记得这棵树。每年10月19日,树下,有人默默地来朝拜,完后又默默地离开。一如大伯,他已许多年,不在人间。

志愿树,它仍然在风中,枝繁叶茂地活着!



刊头图

佚名作

爱人,给予我的那段不寻常的经历,却够我况味一生一世。恍惚做了一场梦,梦醒时分,哑摸苏轼“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的诗句,感慨似又不同从前。

可爱的乡间,风息袭人,暖意融融,草长莺飞,万物都在骚动,它们唱给人间的歌谣,和着流水流石的清韵,穷极其妙地荡来,天籁般抹去你挠心的世事,使你觉得胸中阳光正在喷涌,似乎灵肉与万物已浑然一体。如此时节,乡农们正忙着打田,泥浪、铃声在细雨中交响,一层层浑水追赶着牛屁股,泥浆溅得田埂上的青草斑斑点点。离此不远,秧苗在风中抒情,似乎在告诉乡人,它们已经长成,可以移栽别处。开始栽秧的日子,乡人叫做“开秧门”,亲戚邻里互相帮忙插秧抢节气,白天干活,晚上大块吃肉,大碗喝酒,酒酣耳热时就唱乡谣俚曲,或是猜拳行令,不亦乐乎。“关秧门”时,乡人还要杀猪宰羊,预祝五谷丰登,那情景如同过节。几十个人围坐在一堆柴火边,敞开的大锅煮着带骨羊肉、大块猪肉和萝卜。彤红的火舌舔向

四方,温暖袭人。似乎一碗一碗米酒,也变成了火,烧得乡人笑迷迷人。

整个四月,植物们在争夺阳光。你何时踏进林中去,总能听到隐隐若若的喧响,像涛、像啸、像神灵的呼唤、像少女银甲轻挑瘦弦的古韵。总之,你想象什么,它都会予你那种神灵性的感觉。动物们或活跃,或悠闲,林间、溪畔、草色上,它们咬香啃食,追逐嬉戏,做爱挠痒,逍遥着它们的快活。

这时候,老师带着学生来拜读自然,用抒情的语调讲解鱼虫花鸟与人的关系。学生们一边听着,一边采集标本,捕捉灵光闪耀间浮现的美妙文字。此时,体悟罗素“世间不是缺少美,而是缺少发现”的名言,更觉哲思盎然。是的,乡村四月的意境,只能用诗心和画笔来表现。在我看来,最美妙的,是它能化去你世事烦恼,还原你的天真与本性。不好么,或倚一树,或坐一石,聆虫品鸟。赏花读树。或对着自己的倒影,看书作画;或什么都不想,只闭目享受阳光、天籁的沐浴,也会受益匪浅呢!

尽好地主之谊;出门在外出也会受到同样礼遇,有三坛酒在为你准备着。岳父好酒但不贪杯,一切都在自己可控当中,没有谁看到他酒后失态或事误。

岳父一生劳碌,人生坎坷。他幼年丧父,未成年的三兄妹在母亲的拉扯下,艰难度日。他十三岁拔过船、十四岁盖过瓦、十五开始犁田。到了改革开放年代,他既是农民又是商人。农民的身份,使他在村干位置任职很长,会计、主任、支书,一鼓作气四十三三年。商人经历,使他被推荐担任县个协常务副会长几十年,还跻身省州理事。

2004年“两基”教育要国检,太拥小学当时的要件相去甚远,必须征用校旁的三丘水田扩建校舍,可是土地承包人油盐难进,无论开出多少价钱,学校、乡、县层层出动,任你磨破嘴皮跑断腿,始终是个字:“不同意”。万般无奈,时任校长找到岳父,他拍起胸口爽快地答应了。连续三个晚上,岳父和承包人促膝交流、碗盏交错,终于说通了。俗话说一把钥匙开一把锁,那么岳父是用什么样的“钥匙”开了承包人这把“锁”的呢?校长后来透露:岳父诚恳表示用自家数倍的稻田互换,其实根本的“玄机”是他的人格魅力感动了那位承包人,最终人家也并没有贪图他的良田。

岳父还有另外一些身份,县党代表、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市场监管员等等,家中四壁贴满了上百张各种荣誉的奖状,那一行行清晰如昨的墨迹书写他一路走来的轨迹,那鲜红的印章是对他最崇高的褒奖。

□ 李茂奎

致敬英烈——写在麻栗坡烈士陵园

一处青山
埋满忠骨
从贵州四川黑龙江上海来
从陕西河北河南广东广西来
从东西南北中来
经受硝烟熏烤的名字
熠熠生辉且醒目
面向祖国立于山坡

你们从老山扣林山
从八里河东山下来
从战斗的主峰下来
21排坟墓,站着
937名不倒的英魂
每一个坟墓

都埋藏着血与火的故事
一块块墓碑
讲述着一个个
英雄的故事

那年清明时节
我走进陵园
向你们行注目礼
心情,亦如唐朝时的纷纷雨
庄严肃穆

在这里
仍成一排一排
列阵
你们就是主峰

□ 王文辉

清明祭

2021的清明
我默默地伫立
在空灵灵的坟岗
庆幸岁月静好
回首来时路

东方醒狮
为了完成既定伟业
却无意中经历两个妖口黑隧
冷雨吧嗒吧嗒滴进2020
在心灵深处不停地拍打
静穆的山体
点起盏盏心灯
但愿天堂的英烈别再孤冷
炷柱香火
扑扑升腾 扶摇直上
在天地间混沌化着磅礴狮啸

我听到了
东方雄狮震撼世界的吼声
纷纷如约而同
构筑道道铜闸铁卡
白衣战士逆袭前行
怒怼一切牛鬼蛇神
疲瘦夹着尾巴溜走了

我又一次听到了
雄狮怒吼的声音
望着乌鸦鸦的犯境者
傲然张开双臂抵挡
不想打,就滚回去
年轻的战士奋不顾身
用生命捍卫冰冻的疆土
践行祖国界碑的承诺

我站在这宁静的青山坟岗
翻阅先烈的峥嵘岁月
躬祭那些前赴后继
让祖国屹立于世界东方的
脊梁和英烈……

走出腴案居室,这次,只为赴一场与春天的约会。

车在高速行驶,心已飞到蓝梦谷。蓝梦谷,这是一个极富诗意的名字,我想象着:如星空般湛蓝的山谷里,有一个飘飘的梦,可以,亦真亦幻般的乘风遨游。

春来花似锦,亦真亦幻游,这是春有别于其它三季的魅力。但四季轮回,停留于春,不现实。夏秋冬,也是一个不可或缺的过程。三年前,在潇潇秋景的 澹水河畔,一曲《大唐西游》,让我如痴如醉地遇到了一群朋友。后来的日子,我在憧憬中兴奋,那个秋天的美丽,可以续接到春。

车下高速,朋友已在那里等待。透过车窗,我看到他们久别的笑容。吃过中饭,我们驾车驶向乌卡蓝梦谷。

春风有色,阳光无尘,车在坝野繁花间穿行,像在画里。一个朋友笑着说,这么久来,我一直都想念着大家,我这次是从梦里诗里追到了画里凯里。我们笑着说,你这个诗人,一从梦里诗里醒来,就来到了画里凯里。

蓝梦谷,位于麻江县龙山镇,是国家认证的生态蓝莓核心谷,谷内万余亩莓树绵延起伏。谷中,蓝梦湖与蓝莓园交相辉映,山光水色,迷离梦幻。谷间,亭栏栅栈,曲径幽深,风光旖旎,景色优美。

把车泊好,我们沿着莓园小径漫步而行,目之所及,丘峰坦缓,七彩映帘。路边一排排樱花虽已有凋谢,但熟红点缀叶间,树下落英片片,缤纷如练,可以想象,花旺时节,那该有多热烈、多奔放。园中,莓树开出一串串洁白的花朵,像铃铛,又像鱼鳞。山间,林罩新叶,淡黄粉嫩,如羽如绒。红色、紫色的杜鹃花争相竞放,比芬芳,比烂漫,不依不饶。风吹过,花的香味飘散着。花间叶下,蝴蝶翩翩,蜂儿嗡嗡,莺儿恰恰。这幅春景,仅丹青不能绘就。

林上亭间,有歌声响起。沿着栈道栅架,我们言谈而上。叽叽喳喳,像快乐的小鸟。来到一个亭子,几位身着民族服饰的女子在歇息,她们用熟练而又深奥的语言交流着,不时发出银铃般的笑声。我假装累了,立在不远处侧耳静听,但不知所云。

走在前面的友人呼叫着,她看见了一树满枝殷红的花。我们掏出手机,她站在花下,盈盈而语。手机屏幕上,天空蔚蓝,青山妩媚,一袭蓝装连衣裾的女子在一树樱花下定格成美丽。

我们站在半山亭间,举目远眺,对面山腰上,“蓝梦谷”三颗大字在阳光下闪耀。风吹着,叶儿花瓣从亭上林间飘下,落在眼前,又被风吹走。我们追逐着,下到谷间。

在一家依山傍水的客栈,我们停留小憩。午后时光,小院响起了蓝梦湖之春。这音乐,时而轻缓、时而急促,时而升腾、时而跌落……

在美妙的旋律中,我看见月亮从蓝梦湖里升起,它穿过莓林、翻过莓山、越过莓亭,依在浩瀚星空下。这明月,温润如玉,光洁如盘,泻下一地银光。慢慢的,起风了,蓝莓园里,花枝摇曳,花瓣飘落。蓝梦湖里,涟漪荡漾,波光粼粼。蓝色天空中,一片云飘来,云穿破了月,月也穿破了云……

朋友的呼唤惊醒了我,睁开双眼,窗外满目蓝色,我感叹着蓝梦谷的美。朋友说,六月的蓝梦谷,才是最甜美的季节。那时,谷中千万余株莓树挂满红颜莓果,如宝石、似珍珠,颗颗饱满、粒粒诱人。那时,你随意走到一棵莓树下,摘下一颗放入口中——

成熟时的遇见,那甜,才是一生难忘。

□ 吴遵智

春约蓝梦谷

